

「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論鮑照詩歌的「險」與「俗」^{*}

祁立峰^{**}

（收稿日期：108 年 8 月 3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2 月 18 日）

提要

鍾嶸的《詩品》將鮑照列為中品，而在鮑照詩評的最末，有一段引人注意的評論，稱鮑照「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鮑照詩風在其後文壇影響頗為深遠，《文心雕龍》稱「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詩品序〉稱「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蕭子顯〈文學傳論〉亦稱「發唱驚挺，操調險急……斯鮑照之遺烈也」，且鮑照之影響多半帶著負面評價。本文分成幾個面向，首先關注的「險」與「俗」這兩個術語如何被論述、又如何結合；其次論述鮑照的樂府詩與「俗」的關係；其三論鮑照的寫景詩與「險」的關係，最後論鮑照詩歌在其後所造成的影響。希望進一步深入探討與謝靈運、顏延之並稱元嘉三傑的鮑照，其詩歌的風格的呈現與其在文學史中的位置。

關鍵詞：詩品、鮑照、險、俗、文心雕龍

^{*} 本文初稿〈「險」與「俗」——再論《詩品》對鮑照的評價及其風格影響〉，初次發表於「劉宋的文本世界：跨學科的探索」學術研討會（中研院文哲所主辦，2018 年 10 月 25-26 日）。感謝評論人與審查人的寶貴建議，特此誌謝。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險」與「俗」的結合

（一）鮑照詩「險俗」的由來

在古典文論的研究中，單一詞彙術語的多義性或歧義性，經常受到研究者的關注。譬如《文心雕龍》裡〈養氣〉和〈風骨〉篇裡提到的「氣」¹；〈體性〉與〈通變〉篇裡談的「文體」、「體貌」或「體式」²；以及《詩品》裡的「巧構形似」或「滋味」等等，都是含有多重定義並具有辯證性的概念。更進一步來說，這種詮釋多元、且具有歧義性的詞語，當其彼此又再進行重組之時，則會衍生出更豐富的義界，譬如「風」與「骨」、「新」與「奇」等等。而筆者之所以針對鮑照詩的風格，以及其在齊梁文壇的地位進行開展，大抵與《詩品》裡對鮑照的「險俗」這個評價術語有關。

鍾嶸在《詩品》中將鮑照列為中品，且提供了一整段正反互見、耐人尋味的批評。就在稱讚鮑照「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³之後，開始批評其「貴尚巧似⁴，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鍾嶸最後的結論是「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⁵。筆者希望從鍾嶸的評論出發，探討「險俗」的義界與指涉，並進一步將之與鮑照的詩歌風格進行結合，討論鮑照詩之「險」與「俗」如何呈現？過去學者如何定義？並進而討論這樣的詩歌風格如何影響到其後的文壇詩風。

關於《詩品》對鮑照這段包含了正反在內的評價，過去就曾有所爭論。清代詩論家王士禛曾說：

¹ 如臺灣學者鄭毓瑜：《六朝文氣論探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4年）；如張靜二：《文氣論詮》（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4年）等作，中國大陸學者如王運熙、張少康、郭紹虞等亦有相關論述，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王運熙：《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氣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由於與本文論述較無關，此處略而一提，並不進行深入評析。

² 徐復觀有《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龔鵬程亦有〈《文心雕龍》的文體論〉等論著，而這些論述在顏崑陽：〈論《文心雕龍》辯證性的文體觀念架構〉一文中有深入論究，論及文體論的辯證以及此兩篇論文的論述，筆者參酌顏崑陽：《六朝文學觀念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頁94-187。

³ 引自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年），頁282。本文以下引述《詩品》原文部份皆據王叔岷版本，於此說明。

⁴ 關於「巧似」或「巧構形似」本身存在的正負評論，這是另外一個課題，誠如上述過去有著複多元的觀點。《詩品》裡五次運用到「巧似」、「巧構形似」作為術語，正負評論都不大相同，但仍有其承繼關係，如稱鮑照源出二張，而鍾嶸評張協則以巧構形似來形容，可見其連結。

⁵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282。

宋代詞人，康樂為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可謂分路揚鑣，仲偉之品，於明遠多微詞，愚所未解。（《古詩選凡例》）⁶

也因此，有箋注家認為從「總四家而擅美」的形容來看：「此評非上品不可，益信列照中品，非嶸定制」⁷；但亦有論者認為：「審下文所評以及上品序所言，嶸本列照中品無疑」⁸。而針對王士禎此段，王叔岷認為：「推測仲偉本有列照上品之意，因美中復有所短，如下文所述，故不得」⁹。而王叔岷認為鮑照之所短處，正在於「明遠於古詩亦有淵源，有〈擬青青陵上柏〉一首……前十五句皆一氣直敘，收句『戚戚何所迫』急轉而止」¹⁰，並認為此體上承自張華，下則影響到李白的古詩結構。

當然，按照鍾嶸詩評的脈絡，「險俗」未必是鮑照特徵，而是鮑照模仿者所呈現的風格。但鮑照的詩歌仍與此特徵有所連結。因此，在王叔岷的《箋證》中，他認為鮑照之所以列為中品，與其樂府古詩的「俗」頗有關連。王叔岷認為鮑照「貴尚巧似」與「不避危仄」造成傷清與傷雅的結果，由於鍾嶸重雅不重俗，因而鮑照「不列之上品者也」¹¹。王叔岷進一步舉例論述：

明遠樂府，如前所舉〈代淮南王〉，中「朱城九門門九閨」云云，真險急淫豔之作也。前序稱「輕薄之徒，謂鮑照羲皇上人。」蓋即「言險俗附照」之流也。險俗亦明遠詩特色之一，與民歌接近，故會於流俗耳。鮑詩喜用弄、戀、散、匝、亂、媚諸字。¹²

王叔岷此處說得很清楚，他認為鮑照的「俗」與其樂府詩有關，且專門指涉其句法、用詞和語彙。關於此點，學者如曹道衡、葛曉音等都有相關論述，可視為此論題的延伸¹³。但

⁶ 引自清·王士禎：《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

⁷ 清·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臺北：廣文書局，1990年），頁27。

⁸ 此乃韓·車柱環之論，引自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286。

⁹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288。

¹⁰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286。

¹¹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288。

¹²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288。

¹³ 曹道衡：〈論鮑照詩歌中的幾個問題〉，收錄氏著：《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26-242；葛曉音：《八代詩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72-181。葛曉音所耗篇幅甚多，細膩解讀鮑照樂府詩的氣勢，以及與險俗、險急的關聯，但就筆者理解，葛曉音認為鮑照樂府之「俗」的關鍵仍然在於七言體的句式。

我們首先疑惑之處在於樂府原本就是民間作品，即便鮑照大量運用樂府古詩舊題，這是否直接造就了其「俗」的風格與形象？再者鍾嶸在〈詩品序〉尚有一個前提，認為當時的輕薄之徒學鮑照詩，不及「市中市朝滿」這樣的樂府詩，因此鍾嶸對鮑照的樂府詩顯然可能有著雙重的評價標準，此點也是本文試圖釐清的課題。

（二）「險」與「俗」的因果關係

相對於「俗」來說，「險」則是鮑照詩被批評的另一個重要特色。在齊梁的其他文論著作中，鮑照與「險」有著更緊密的連結，譬如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裡著名的段落：

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¹⁴

「操調險急」一方面可以與《詩品》的「傷清雅之調」連結，另一方面還可以進一步與樂府民歌連結，這似乎可以證明鮑照的「險俗」與其特定的體類是有關的。而蕭子顯對「今之文章作者」流行的三體歸納，也與「輕薄之徒」或「膏腴子弟」有了可對應的關係。不過蕭子顯此處的「發唱」、「操調」，同時還被視為與音樂性以及聲律有關。譬如李錫鎮就認為：「『危仄』可能兼含修辭與句法，因『調』字借自音樂用語，涉及曲調相關的節奏語言律」¹⁵。值得注意的是「危仄」這個術語在此被提出，於是與「驚」、「危」與「險」這幾個批評詞彙有了聯繫性。王叔岷在談《詩品》論鮑照此段，也引用了《文心雕龍》〈體性〉篇的「危側趣詭者也」¹⁶，作為「險俗」的另一個詮釋與補充。當然，所謂「危險」、「驚險」等詞，未必能直接等同於今義，此點必須說明在先。

由此可以發現，即便我們嘗試用驚險、險危或險僻來解釋「險」；用通俗、世俗或俚

¹⁴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908。

¹⁵ 李錫鎮：〈論鮑照詩的評價及風格判斷問題——「休鮑論」、「險俗」說衍議〉，《臺大中文學報》總第31期（2009年12月），頁6-7。

¹⁶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288。〈體性〉篇論及八種「文體」的原文為：「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讓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攢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質，縹緲附俗者也」，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頁108。

俗來詮釋「俗」，但這兩個術語本身都不太能夠直接予以結合。這二者可能有因果關係，或者分別指向不同的風格或題材。過去學者其實針對此論題，也已經有了不少的詮釋與定義，如林家驪、楊健將鮑照「險俗」與社會環境、與階級連結，以鮑照「才秀人微」解釋其詩歌風格；¹⁷徐國榮認為「險是俗的一種特定表現」¹⁸，而「險俗是學習鮑照風格形成的一種結果」¹⁹；至於蘇瑞隆則認為「鮑照之後，人人學樣而不及鮑謝者，自然就畫虎類犬，俗不可耐」²⁰，而「眾人皆求新好異，因而為之『俗』」²¹，將俗視之為險的一種結果。這幾種說法略為有些差異，而筆者以為落差正在於「險」與「俗」實際上並非像「驚險」、「奇險」、「險僻」等同一性的詞彙，而兩字組合之時，即存在有著歧異。

過去相關的論述中，較全面者應該是李錫鎮論鮑照的風格判斷時的說法。李氏有一基本架構在於將鮑照與稍早的湯惠休連結，而關鍵就在於顏延之的論點。依據《南史》的脈絡，顏延之得到湯惠休「鋪錦列繡，雕績滿眼」的評價，因氣短而反評其詩為「委巷歌謠」²²，而鍾嶸在論湯惠休時，還參酌一則來自其祖鍾憲的「餘論」²³：「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²⁴，但鍾嶸自己卻認為「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²⁵。因此李錫鎮推論：

依據鍾憲語，孝武帝大明、明帝泰始年間，休鮑詩「殊已動俗」，足見劉宋時期二人以被連結並稱。……值得玩味的是，「殊已動俗」一語，乃因顏延之立論原本欲低貶休鮑詩，竟適得其反而引起世俗普遍的關注；換言之，若無顏延之的說法，鮑

¹⁷ 林家驪、楊健：〈寒族士人之崛起與鮑照之「險俗」詩風〉，《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12期（2010年12月），頁107。

¹⁸ 徐國榮：〈鮑照詩歌「險俗」釋證〉，《中國韻文學刊》1997年第2期（1997年12月），頁60。

¹⁹ 徐國榮：〈鮑照詩歌「險俗」釋證〉，頁60。

²⁰ 蘇瑞隆：《鮑照詩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89。在該書最後一章〈南朝文人對鮑照五言詩的評價〉中，蘇瑞隆曾談到「危仄」與鮑照造成的流行品味之說，頁292。而關於此點，在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期的文化與文學》（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書中，亦有〈重構文化世界版圖：當代文學口味的語境〉一章，論及當時文壇流行口味，頁87-126。顯然，鮑照詩歌風格與其後影響的流行乃是六朝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²¹ 蘇瑞隆：《鮑照詩文研究》，頁288。

²²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881。

²³ 《詩品》評沈約處有所謂「詳其文體，察其餘論」（《鍾嶸詩品箋證稿》，頁310。）之說，可見鍾嶸論詩，除了文獻可考之外，亦頗重視親人所知或口耳相傳的談資餘論。

²⁴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368。

²⁵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368。

照或湯惠休或許不會有眾多的讀者群。²⁶

當然，無論是反面批評造就的正面效果或反之，鮑照詩歌在劉宋以降引發廣泛影響是確實的，且與「險急」、「危仄」、「俗」以及「委巷之歌」等概念有了連結。不過筆者以為若要論鮑照詩風格，仍然必須回歸到其實際之作品來討論。因此本文以下兩節，分別就鮑照詩歌的兩個主要題材——寫景詩與樂府詩，開展本文之論題，將此兩題材分別對應「險」與「俗」這兩種風格，推測「險俗」可能呈現的特徵，並希望能專就「險俗」這樣一個複合詞彙，探索其範疇、定義，並進而補充鮑照詩歌在文學史的影響與定位。

另外就本文架構來說，過去認為鮑照之「俗」與其樂府詩相關，此點較無疑問，故下一節樂府詩與俗的關聯；但此外筆者有一假設，認為鮑照之「險」與其山水遊覽詩中的寫景技術密切相關，因此第三節專論鮑照寫景詩與「險」的關聯。關於寫景與險之連結，在第三節中本文將進一步說明。

二、俚俗的挪用與模仿——鮑照之「俗」與其樂府詩的關聯

（一）鮑照樂府詩之「俗」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了鮑照與湯惠休合稱「鮑休」的過程，並與所謂「委巷之歌謠」有了連結。如今我們來看鮑照的詩歌，除了樂府詩所佔數量甚多之外，他還有一些純粹遊戲之作，如〈數詩〉、〈建除詩〉一類，加上樂府詩的許多詞彙意象來自於歌謠，確實與「委巷歌謠」有所連結，不過筆者以為鮑照的樂府詩卻又不能以「俗」這個概念一言以蔽之。到底其「俗」如何呈現？論者的觀點又有何異同？除了王叔岷提到的詞彙與意象，是否有其他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這是本節希望能釐清的課題。由於討論文論之術語，觸及到詩歌風格與特徵，筆者以為仍然需要實際觀察作品作為參照。此處徵引幾首鮑照的樂府詩——譬如其樂府代表作〈擬行路難〉：

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斷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煙。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百年。

²⁶ 李錫鎮：〈論鮑照詩的評價及風格判斷問題——「休鮑論」、「險俗」說衍議〉，頁12。

（〈擬行路難〉其二）²⁷

璿閨玉墀上椒閣，文窗繡戶垂羅幕。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蘊芳藿。春燕差池風散梅。開幃對景弄禽雀。含歌攬涕恒抱愁，人生幾時得為樂。（〈擬行路難〉其三）²⁸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擬行路難〉其四）²⁹

還有以庶民士兵為代言對象的〈代東武吟〉；以及被王叔岷直接舉例為用語較俗的〈代淮南王行〉：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鮑照〈代東武吟〉）³⁰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藥碗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朱城九門門九開，城九圍外，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鮑照〈代淮南王行〉）³¹

〈擬行路難〉是鮑照的代表作，所論者甚多。但專就其「俗」來說，葛曉音的解釋與鮑照運用當時流行俚俗的「七言」體裁有關：「俗不僅指他（鮑照）好用七言這類歷來被視為鄙俗的詩體，也應指他將商清小樂府的聲情與風致特點吸收到七言與五言中」³²；至於王鍾陵則認為鮑照的「俗」主要表現在如〈擬行路難〉或〈代東武吟〉，由於〈擬行路難〉

²⁷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274。關於鮑照詩及其注釋，筆者亦參酌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清·黃節：《鮑參軍詩注》（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丁福林、叢玲玲校注：《鮑照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等版本。不過由於後文徵引南朝詩較多，為統一作注，本文皆引自遼欽立輯本，於此說明。

²⁸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74-1275。

²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75。

³⁰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61。

³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78。

³² 葛曉音：《八代詩史》，頁178。

原為北方牧豎之歌；〈代東武吟〉則描寫的下層士兵日常。³³這是從擬代對象所作的解釋。也確實，我們看到〈代東武吟〉裡的「僕本寒鄉士」、「窮老還入門」等敘述，這一方面來自於古樂府如〈十五從軍征〉、〈從軍行〉的既定意象與套語結構，但一方面更加雕琢，如「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即便脫胎於「胡馬依北風」句，且表述了鮑照自身的情致。

至於王叔岷所定義的「俗」前文已述，他認為鮑照樂府之俚俗來自於是詞彙與結構的組成，譬如「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朱城九門門九開，城九圍外，願逐明月入君懷」。這不僅是白話簡括如古謠，甚至有種童謠般迴旋往覆的特質。因此我們將過去說法綜合來看，鮑照樂府之「俗」與體裁、詞彙、結構以至於代言的對象都有些關聯。這幾種說法即便指向不同，但其實又可以互為表裡。就七言體之流俗來說，我們同樣能在湯惠休的樂府詩裡找到類似的例證，譬如其〈白紵歌〉：

琴瑟未調心已悲，任羅勝綺彊自持。忍思一舞望所思，將轉未轉恆如疑。桃花水上春風出，舞袖逶迤驚照日。徘徊鶴轉情豔逸，君為迎歌心如一。（湯惠休〈白紵歌〉三之一）³⁴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豔豔將欲然。為君嬌凝復遷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長袖拂面心自煎，願君流光及盛年。（〈白紵歌〉三之二）³⁵

秋風嫋嫋入曲房，羅帳含月思心傷。蟋蟀夜鳴斷人腸，長夜思君心飛揚。他人相思君相忘，錦衾瑤席為誰芳。（〈白紵歌〉三之三）³⁶

就詩本身的詞彙與意象經營來說，或許還不算太俗，但湯惠休如今存樂府詩並不多，他的另一首〈怨歌行〉開頭即「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滿，斷絕孤妾腸」。此處的「明月」與「流光」、「望月心傷」、「巷中情思」與「曲房羅帳」等意象，反覆出現於詩歌裡，加上陽韻形成的傷感哀怨效果，在在呈現湯惠休閨閣委巷歌謠的特徵。相較於鮑照樂府詩尚有代言、邊塞或從軍的題材，湯惠休的樂府更聚焦於思婦、豔情一類，譬如「君為迎歌心如一」或「願君流光及盛年」之思婦願望，意境猶如民歌。這可能是鍾嶸所謂「惠休淫靡」，認為與鮑照相提並論則「商周之別」的原因。

筆者對於過去論鮑照樂府之俗的幾個推測——如詞彙之俗、題材之俗或詩體之俗，都頗為服膺，但本文希望提出另外一種假設。在湯惠休閨閣豔情的樂府擬代中，我們看到一

³³ 王鍾陵：《中國中古詩歌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416。

³⁴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44。

³⁵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44。

³⁶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44。

種反覆出現的、無論是詞彙意象，或代言對象，或情感複製的拖沓。過去錢鍾書在論「俗氣」時有個說法，俗有兩種成因：一則是供過於求之「過度」，超過適當的量度；二則是「能感動的人數超過他自以為隸屬著的階級的人數」³⁷。其一較容易理解，也就是「淫靡」的本意，過度的氾濫；至於其二就筆者的解釋，還得加入讀者反饋的機制。當論者以自身雅俗階級來斟酌，當追隨者超過其自身定位之清雅時，這樣模擬風格則淪為了俗。因此筆者認為鮑照樂府詩之俗，或許跟體裁有關，但在代言的模式以及詞彙字面來說，並非是湯惠休這樣表面的俗。

我們回到本節開頭所引的〈擬行路難〉來看，〈其二〉鮑照摹寫博山香爐，論香爐外之鐫刻，論其薰香之效果，稱「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煙」，基本上從〈子夜歌〉的「雕爐薰紫煙」³⁸脫胎而來；至於〈其三〉論閨閣裝潢之佈置，言「璫闥玉墀上椒閣，文窗繡戶垂羅幕」，當然，「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蘊芳藿」令人想到〈陌上桑〉裡以湘綺與紫綺華麗裝扮自己的羅敷；或其後梁武帝「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的民歌句法，若再加上其詩最後的「人生幾時得為樂」，就讓人聯想到古詩「披服紈與素」、「行樂當及時」的意象與描述。

但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鮑照仍有一種慣用之雕章琢句的技術，在他的樂府詩裡仍然展露無遺——譬如〈代東武行〉即便代言的是落落窮巷出身的征夫，從軍多年始得歸的悲情，但「張校尉」、「李輕車」、「韞上鷹」、或「田子魂」³⁹仍然運用了繁複之典故與意象。即便這些都是熟典，大抵能從過去古詩裡找到相關脈絡，至少並非是巷閭歌謠般的俚俗與通俗。因此筆者認為除了詞彙之俗、代言之俗、詩體之俗以外，鮑照樂府的俗可能還有一種過度與重複，包括類似題材的過度，重複意象的過度等等。就像湯惠休過度熱衷描繪閨怨思婦的情境，鮑照對邊塞題材與古詩之模擬套語，同樣密集出現，以至於重複過量。而這樣的過量又如同錢鍾書所定義的——超越了詩論精英如鍾嶸的階級人數。所以鍾嶸批評學鮑照的對象，稱之「輕薄之徒」，認為他們這樣過度的模仿與學習，造就了鮑照樂府詩「俗」之結果。

（二）「俗」的影響與模仿

鮑照在〈擬行路難〉裡其實尚有一類，以想像邊塞風光為主要的意象進行經營與拼貼。關於南朝邊塞詩之起源，意義與脈絡，過去學者如劉漢初、王文進與田曉菲都有所探論。

³⁷ 錢鍾書：〈論俗氣〉，收錄氏著：《錢鍾書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56-64。

³⁸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048。

³⁹ 張校尉指張騫、李輕車指李廣從弟李蔡；田子指田子方；韞上鷹用趙勒典故，舊注已明，不另贅述。

⁴⁰無論是純粹的遊戲之作，或胸懷收復失土之大志，甚至是扮演想像北方的邊塞陽剛之境，確實都是當時士人可能的心理狀態，但鮑照的邊塞題材在其後也確實造成相當的影響，我們先看〈擬行路難〉其中兩首：

君不見少壯從軍去，白首流離不得還。故鄉窅窅日夜隔，音塵斷絕阻河關。朔風蕭條白雲飛，胡笳哀急邊氣寒。聽此愁人兮奈何，登山遠望得留顏。將死胡馬跡，寧見妻子難。男兒生世輒軻欲何道？綿憂摧抑起長歎。（鮑照〈擬行路難〉其十四）

41

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墳壘壘滿山隅。長袖紛紛徒競世，非我昔時千金軀。隨酒逐樂任意去，莫令含歎下黃墟。（鮑照〈擬行路難〉其十五）⁴²

即便古詩樂府早有邊塞意象，但鮑照所謂的「朔風蕭條白雲飛，胡笳哀急邊氣寒」或「將死胡馬跡，寧見妻子難」仍調度了濃厚的大漢圖騰意象；而「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墳壘壘滿山隅」，也讓人聯想到其〈蕪城賦〉裡今昔對照的段落：「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⁴³。在齊梁擬古之作自有其追隨者，而這樣的邊塞意象又與閨怨思婦、及時行樂等意象產生了密切的連結，多少能看出鮑照獨特的樂府風格在齊梁被模仿的軌跡：

青瑣門外安石榴，連枝接葉夾御溝。金墉城西合歡樹，垂條照彩拂鳳樓。遊俠少年游上路，傾心顛倒想戀慕。……青驪白駁的盧馬，金羈綠控紫絲鞵。躑躅橫行不肯進，夜夜汗血至長安。長安城中諸貴臣，爭貴儒者席上珍。復聞梁王好學問，輕棄劍客如埃塵。……（吳均〈擬行路難〉五首之二）⁴⁴

千門皆閉夜何央，百憂俱集斷人腸。探揣箱中取刀尺，拂拭機上斷流黃。情人逐情

⁴⁰ 關於此論，筆者此處參酌劉漢初：〈梁朝邊塞詩小論〉，收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69-82；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239-262；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化與文學》，頁251-257。相關論述亦可參考拙著：《遊戲與遊戲之外：南朝文學題材新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5年），頁145-156。

⁴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77。

⁴²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77。

⁴³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687。

⁴⁴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728。

雖可恨，復畏邊遠乏衣裳。已繯一繯催衣縷，復擣百和裏衣香。猶憶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願君分明得此意，勿復流蕩不如先。含悲含怨判不死，封情忍思待明年。（王筠〈行路難〉）⁴⁵

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倡家少女名桃根。貧窮夜紡無燈燭，何言一朝奉至尊。至尊離宮百餘處，千門萬戶不知曙。惟聞啞啞城上烏，玉闌金井牽轆轤。丹梁翠柱飛流蘇，香薪桂火炊雕胡。當年翻覆無常定，薄命為女何必羸？（費昶〈行路難〉二首之一）

46

當然，這些擬代樂府在語彙運用時仍以漢代的謠諺為體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陌上桑〉或〈相逢行〉裡的套語和形容一再出現。漢代圖騰、長安遊俠、思婦閨情、綺羅流黃等素材，加上口語化、對白化的民歌語言，成為這類擬代詩的慣見主題——如「猶憶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或「倡家少女名桃根」、「惟聞啞啞城上烏」），都可以追溯至〈烏夜啼〉或〈行行重行行〉的原典。⁴⁷但即便在意象上沿用漢樂府，但細讀其語言詞彙，卻又並非全然俚俗、白話，仍有典故運用與詞彙雕琢的空間，這或許即是鮑照開創之風格。⁴⁸於是擬古的意象，雕琢的詞藻，加上七言流調的運用，和句句押韻的通俗順口，⁴⁹讓這樣的詩歌風格進而流行。

至於前述的〈代淮南王〉這般三言與七言交雜、猶如童謠詩體的創作，可能也並非鮑照偶一為之，譬如以下〈代白紵曲〉與〈代雉朝飛〉：

朱唇動，素腕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淶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鮑照〈代白紵曲〉）⁵⁰

北風涼，雨雪霏，京洛女兒多嚴粧，遙豔帷中自悲傷，沈吟不語若有忘。問君何行何

⁴⁵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011。

⁴⁶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083。本詩又題為吳均所作，頁 1728。

⁴⁷ 這種委巷之歌在齊梁之時大量流行，其間當然也可能隱含某種政治意圖。如田曉菲就認為，這種民間樂府的挪用，或許隱含江南王朝對於荊楚地帶合法統治性之確認。此論與本文關係不大，詳細請參酌田曉菲著：《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化與文學》，頁 214。

⁴⁸ 當然，此處亦有一吊詭，我們確實觀察到齊梁樂府的雕琢甚於漢魏，但是否就能將之追溯至鮑照？還是時代風氣使然？但從作品的質與量來說，鮑照確實是樂府發展史中不能忽略的作家。且正因有作家帶領，才呈現出整體時代文風，這可能也是《詩品》對鮑照之負面影響的批評所在。

⁴⁹ 我們可以注意到如前引吳均「青瑣門外安石榴，連枝接葉夾御溝。金墉城西合歡樹，垂條照彩拂鳳樓。遊俠少年游上路，傾心顛倒想戀慕」（〈行路難〉，見前文註 44）實為句句用韻，操調稱不上險急，反而是更為庶民且易於流行。

⁵⁰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273。

當歸？苦使妾坐自傷悲。慮年至，慮顏衰。情易復，恨難追。（鮑照〈代雉朝飛〉）⁵¹

鮑照如今保留的詩歌相對完整，我們可以注意到他確實就有一類這樣以遊戲為主導，接近童謠童稚趣味的詩歌，譬如〈建除詩〉、〈數詩〉，〈數詩〉收錄《文選》，〈建除詩〉亦有論者關注，⁵²此處不贅述徵引。同時在劉宋時期，我們也注意到有權貴熱衷於扮裝庶民、貼近市井俚俗為遊戲為笑樂的風氣。⁵³因此筆者以為這種謠諺、委巷之歌的流行，與鮑照樂府詩透過雜言、詞語所營造的風格，確有一定的關聯。過去學者論鮑照的俗，有時將之與他「才秀人微」的背景連結，認為他的出身造就其追求新奇怪異的美學，⁵⁴而這樣的美學也造成「鮑照之後，人人學樣而不及鮑謝者，自然就畫虎類犬，俗不可耐」⁵⁵。在這樣的解釋脈絡中，鮑照的「俗」與「險」就產生了緊密的連結。因為求新尚異故而險，因為追隨者眾故而俗。筆者頗認同此論。不過筆者尚有一觀點，認為鮑照之「險」必須放在他的遊覽寫景詩歌裡來理解。此即本文下一節所論。

三、過度寫實的摹寫——鮑照之「險」與其寫景詩的關聯

（一）「險」：超現實的摹寫

關於《詩品》裡論「險俗」之「險」，過去大抵從險僻，奇險，驚險等概念來理解。「險」在六朝除了指地勢險阻，樓高險危之外，亦形容品行偏差、個性躁進。譬如在沈約《宋書》裡稱劉懷慎的庶子劉榮祖「性偏險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⁵⁶；或劉緬與殷琰書

⁵¹ 清·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79。

⁵² 劉漢初就認為扣除樂府，鮑照〈建除詩〉算是第一首將邊塞素材納入的遊戲詩歌，氏著：〈梁朝邊塞詩小論〉，頁79；至於王潤農則注意到建除詩除了遊戲之外，更隱含了國族的想像，氏著：〈寓心事於遊戲：論南朝四首建除詩〉，《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17期（2018年3月），頁15-44。

⁵³ 譬如「（少帝劉義符）居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悅廝養之事」，引自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66；「（廢帝劉昱）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凡諸鄙事，過目則能」引自梁·沈約：《宋書》，頁189；廢帝更虐待明帝，「以明帝尤肥，號為猪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阬，實之以泥水」，頁189。相關論述筆者亦參酌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89-98。

⁵⁴ 王鍾陵：《中國中古詩歌史》，頁400-419。

⁵⁵ 蘇瑞隆：《鮑照詩文研究》，頁289。

⁵⁶ 梁·沈約：《宋書》，頁1377。

提到昔日廢帝劉子業：「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⁵⁷。范曄《後漢書》更形容竇憲為人「險急負執，言辭驕訐」⁵⁸，不過放在文學脈絡裡，恐怕尚有多元詮釋之可能。此處筆者希望舉當時筆記小說《談藪》為例，對照「險」作為文學評論時的可能指涉：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為〈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又為詩曰：「秋風灑白水，鴈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訖」。（楊松玠《談藪》）⁵⁹

此處受到吳均批評的沈約詩，原句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出自〈早發定山詩〉，過去學者注意到如杜甫〈絕句〉的「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兩句，即脫胎自沈約此詩。⁶⁰此處《談藪》所提的兩事都與吳均有關，前述本文也提到吳均的〈行路難〉明顯受到鮑照的影響。

筆者以為此處《談藪》所徵引的兩事，大抵可以合而觀之。前事指吳均的邊塞詩模擬太過、造境太險，「關西」早非蕭梁版圖，劃地為界，劍指失土，不過是癡人說夢，因此梁武帝以此為笑樂，當然這樣的玩笑反過頭，是梁武帝對自己的諷刺；而後一事講沈約與吳均相互戲謔為樂，沈約認為「鴈足印黃沙」語太險，而吳均則舉沈約同樣涉險的詩句來反駁，沈約解釋說他這個「花欲燃」的譬喻，還僅停留在譬喻的層次，尚未真正落實，而吳均的意象已經是完成式。

美國漢家學田曉菲認為，像黃沙上細小的雁足這個意象，在爾後的文學作品中不過是一個經常得見的想像和隱喻，⁶¹但就當時的沈約來看，此間有某種「險」的可能。因此田曉菲有一個推論，認為梁代文論其實對詩歌有種共識，在於對怪異字句的抵抗。⁶²我們如今來看「鴈足印黃沙」這個意象並沒有什麼怪異之處，唯一可以挑剔的是，這兩句詩有一種不合情理的描摹，而這樣的不合情理建構在過度細膩的寫實之上——黃沙上印上的、人類目力難以發現的雁足；滿山猶如燃燒起來的櫻花，這確實是可存在與可想像之物，但卻

⁵⁷ 梁·沈約：《宋書》，頁2208。

⁵⁸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521。

⁵⁹ 《談藪》今已不存，此處引自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1483。

⁶⁰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頁10。

⁶¹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化與文學》，頁124。

⁶² 田曉菲的原文是說：「我們可以看到梁代詩人全都基本認同的一系列原則：聲音的和諧，對晦澀語言和怪異字句的抵抗；一方面承認詩歌抒發情感的功能，一方面又提倡有所節制」，氏著：《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化與文學》，頁111。

同時存在著一種超乎現實的形容。

我們可以注意到《文心雕龍》的〈比興〉篇，劉勰有一段談漢代辭賦家的描摹寫景，說「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⁶³。「纖綜比義，以敷其華」比〈物色〉篇所謂的「印之印泥」⁶⁴恐怕還要更進一步，這是一種極端的寫實，而這樣的寫實被視為「驚聽回視」。這其實是一個滿弔詭的說法，但確實在現代繪畫流派裡，有所謂「超級現實主義」（Hyperrealism）⁶⁵一派——為了極度的巧構形似與寫真，於是刻意去呈現現實裡看不見（卻想當然會存在）的畫面。鮑照在詩歌中如何呈現超級寫實主義，此點下節再論。此處我們先討論一下前述被吳均譏為「險」的沈約，他的兩首遊覽寫景之作：

登高眺京洛，街巷紛漠漠。迴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齊僮躡朱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葳蕤綠且丹。寶瑟玫瑰柱，金羈瑇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沈約〈登高望春〉）⁶⁶

清漢夜昭晢，扶桑曉陸離。發歌撝陽下，建羽朝夕池。撝金浮水若，聳蹕詔山祇。一霑九霄露。藜藿終自知。（沈約〈侍宴方山應詔詩〉）⁶⁷

就〈登高望春〉這首，「迴首望長安」的形容誠如前述吳均的「畫地取關西」，立基於南朝士人的漢帝國想像，但更符合前面《談藝》的例證，譬如「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句；「齊僮躡朱履，趙女揚翠翰」句。若按照詩歌的摹寫與敘事，沈約登高迴望都城，所見的陽光照在侍女鈿黛的反射，或齊童趙女鞋帽的色調，翠羽的裝飾等等，這都已經超乎目力的極限，猶如超現實的形容。至於〈侍宴方山應詔詩〉的超現實並非超級寫實而造成，而是傳統語意的超現實，譬如「撝金浮水若，聳蹕詔山祇」此句，海若、山鬼同樣參與了這次的侍宴方山之遊。這當然是辭賦鋪張幻設的寫作傳統，但在《談藝》的脈絡裡，就成為一種「險」之語言經營與意象投射。

⁶³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130。

⁶⁴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頁162。

⁶⁵ 「超級寫實主義」又稱為高度寫實主義，指的是畫家模擬高精準度的照片，加上社會文化的背景，造成一種光學的超現實幻象（譬如畫中臉頰上汗珠以及額頭細小皺紋等現象）。換言之，因為現代照相技術興起，因此才有這樣的繪畫流派。藉著極度逼真而去重新思索真實的幻象。汗珠跟皺紋都是真實存在，但以正常視力不容易看見之細節。當然，筆者並非稱鮑照或其追隨者詩風即是如此，畢竟在繪畫中還有對社會文化與複製技術的批判。但巧構形似逼近真實的結果，確實可能造成一種極度真實的非真實。

⁶⁶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633。

⁶⁷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647。

當然此處必須強調，不同文論也存在著不同批評術語與脈絡。《談藝》所謂之「險」，不必然等同於《詩品》險俗之「險」；而鮑照詩歌中的「險」，也未必等於沈約詩歌中的「險」，但筆者認為兩者仍有所密切關聯，否則《詩品》在進行體源時，也不會認定沈約「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⁶⁸。沈約的詩歌裡不乏有這般過度寫實以及超現實的語言，尤其表現在他的寫景句中，譬如以下這些詩句：

方待翠華舉，遠適瑤池宴。（〈從齊武帝瑯琊城講武應詔〉）⁶⁹

渴就華池飲，飢向朝霞食。（〈赤松澗詩〉）⁷⁰

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游鍾山詩應西陽王教〉）⁷¹

天倪臨紫闕，地道通丹竅。（〈遊金華山詩〉）⁷²

眇識青丘樹，迴見扶桑日。（〈奉華陽王外兵詩〉）⁷³

爛熳蜃雲舒，崑崙山海出。（奉華陽王外兵詩）⁷⁴

即便以上這些寫景句如今讀來都算是運用文學性的修辭與調度了想像力的美感，但從現實來說，譬如遠方的天際線折射的光彩；雲海波濤的海市蜃樓；或瑤池、青丘、扶桑、三山等等這些神話的地景……都具備可能遭指涉為「險」的特徵。當然，此間有幾首遊仙詩，必然有此超現實的幻設，但這種極致的巧構形似，若要往上溯源，可能會讓我們想起同樣被《詩品》目之為巧構形似的張協：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睹軍馬陣，入聞鞞鼓聲。
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鉞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捨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
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張協〈雜詩〉其七）⁷⁵

崢嶸玄圃深，嵯峨天嶺峭。亭館籠雲構，脩梁流三曜。蘭葩蓋嶺披，清風綠障嘯。

⁶⁸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頁310。沈約被鍾嶸《詩品》至於中品之末，過去多認為鍾嶸與沈約有所嫌隙。此段另一課題為「餘論」所指為何，李錫鎮認為此即《宋書》裡沈約對鮑照的推崇。但無論為何，沈約與鮑照的詩歌是有某程度的連結。

⁶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631。

⁷⁰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639。

⁷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633。

⁷²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633。

⁷³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638。

⁷⁴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638。

⁷⁵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746。

（張協〈遊仙詩〉）⁷⁶

在幻設的情境裡，極其細膩去想像其細節，這本來就是從遊仙到山水體系的一脈相承傳統。但放回到前述超級寫實主義的解釋，上述譬如邊塞境況，仙境物色，都是相對虛構且實際上根本看不見的存在，詩人在此予以過度細膩描寫，就會呈現出不符現實的虛幻，而筆者以為此即構成了「險」的面向之一。當然，這僅是筆者的推測。也誠如過去論者所言，鮑照的「險」可能還與其操調、聲律有些關聯。但就寫景詩句的部份，我們以下實際舉幾首鮑照的遊覽寫景詩為例。

（二）鮑照寫景詩的「險」

根據錢仲聯的繫年，鮑照曾任臨川王劉義慶的侍郎而赴江州，有一系列遊覽廬山的詩作，被稱為「廬山四詩」⁷⁷；其後隨始興王劉濬往京口，有如〈蒜山被始興王命作詩〉，此處舉這兩首〈登廬山詩〉與〈蒜山〉的遊覽之作，聚焦談鮑照的寫景模式，作為本文推測鮑照之「險」的證據：

懸裝亂水區，薄旅次山楹。千巖盛阻積，萬壑勢迴縈。巖崿高昔貌，紛亂襲前名。洞澗窺地脉，聳樹隱天經。松磴上迷密，雲竇下縱橫。陰冰實夏結，炎樹信冬榮。嘈囀晨鷗思，叫嘯夜猿清。深崖伏化跡，穹岫闕長靈。乘此樂山性，重以遠遊情。方躋羽人途，永與煙霧并。（〈登廬山詩〉之一）⁷⁸

訪世失隱淪，從山異靈士。明發振雲冠，升嶠遠棲趾。高岑隔半天，長崖斷千里。氛霧承星辰，潭壑洞江汜。嶄絕類虎牙，巒岈象熊耳。埋冰或百年，韜樹必千祀。鷄鳴清澗中，猿嘯白雲裏。瑤波逐穴開，霞石觸峯起。迴互非一形，參差悉相似。傾聽鳳管賓，緬望釣龍子。松桂盈膝前，如何穢城市。（鮑照〈登廬山詩〉之二）⁷⁹

暮冬霜朔嚴，地閉泉不流。玄武藏木陰，丹鳥還養羞。勞農澤既周，役車時亦休。高薄符好蒨，藻駕及時遊。鹿苑豈淹睇，兔園不足留。升嶠眺日軌，臨迥望滄洲。雲生玉堂裏，風靡銀臺陬。陂石類星懸，嶼木似煙浮。形勝信天府。珍寶麗皇州。

⁷⁶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748。

⁷⁷ 關於鮑照作品繫年，本文參考錢仲聯：《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431-437。

⁷⁸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282。

⁷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282。

白日迴清景。芳醴洽歡柔。參差出寒吹。飈戾江上謳。……（〈蒜山被始興王命作詩〉）⁸⁰

關於〈登廬山詩〉這一系列，歷來評註家頗多，譬如方東樹說這組詩「雖造句奇警……此不必定為廬山詩，又不必定見為鮑照所作也，換一人，換一山皆可施用」⁸¹，但卻也注意到〈登廬山詩〉自「千巖盛阻積」以下十四句皆寫景，「造語奇峭生創耳」。「奇警」或「奇峭」的形容，與「險」是有一些連結，若用前述田曉菲所謂「怪異的字句」來解釋「險」，那麼這幾首遊覽詩可謂是鮑照「險」句的集大成。至於黃節則反駁方東樹，認為此詩並非放諸各山皆準，黃節更舉慧遠的廬山詩與鮑照相較，稱鮑照詩「皆切廬山」⁸²。

姑且不論這些奇景與巧構形似的詩句，到底是專為廬山巧構形似而成？又或其實放諸各山皆準，但鮑照確實運用了許多冷僻且詭譎的詞組與意象。如「洞濶窺地脉」一句，舊注曰「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⁸³；如「深崖伏化跡」一句，注曰「西國化人之跡」⁸⁴，此典出《穆天子傳》：「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碎」⁸⁵，這些典故都與前述的超現實、非常理有些關係。至於「嶄絕類虎牙，巘岈象熊耳」的虎牙、熊耳；「埋冰或百年，輜樹必千祀」或「瑤波逐穴開，霞石觸峯起」等句子，則是在詞組與字面都頗為險僻。

若以〈蒜山被始興王命作詩〉這首詩來說，「升嶠眺日軌，臨迥望滄洲」這句從物理的視力來說，已經不符合常理，而「升嶠」與「日軌」都並非是常用詞；「陂石類星懸，嶼木似煙浮」更是奇幻的描述。「陂石類星懸」舊注認為可能是指鐘乳石，即便如此，「嶼木」也不太可能猶如「煙浮」。這樣的意象並非鮑照偶一為之，在其〈舞鶴賦〉裡，也有「眾變繁姿，參差沍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⁸⁶的形容。將樹木或羽毛譬如成煙霧，這意象顯然超越了現實，這樣的幻設想像，構成鮑照寫景詩用語險僻的核心。

從上述這些怪異且繁複的寫景句延伸來談，我們可以連結到另外一條史料。即是沈約在《宋書》中為鮑照寫的本傳：

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

⁸⁰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82。

⁸¹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170。

⁸² 清·黃節：《鮑參軍詩注》，頁264。

⁸³ 清·黃節：《鮑參軍詩注》，頁264。

⁸⁴ 清·黃節：《鮑參軍詩注》，頁264。

⁸⁵ 先秦·列子著，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90。

⁸⁶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2689。

美瑞。……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宋書·鮑照傳》）⁸⁷

在沈約《宋書》的脈絡裡，鮑照被《詩品》評為俗的樂府，就他看來頗為「遒麗」，而鮑照的「鄙言累句」，也透過沈約來翻案。因此學者認為這正是沈約推崇鮑照、且承繼鮑照的證據。⁸⁸同時，筆者以為可以從「鄙言累句」找到與「險俗」的連結在於——「鄙」與「俗」顯然有些關係，而「累句」與前詩所謂的繁複、贅述、多餘與險僻的詞藻，也有某程度的連結。即便鮑照的寫景詩、遊覽詩與樂府詩又有一些差異，但在前述的這些寫景遊覽之作中，我們確實看到鮑照運用了怪險、疊累、漫漶的詞句作為修辭技巧。如果從前述對「險」的非經驗超現實來理解，這些寫景形似，實則有些奇異違和的意象與修辭，呈現出某種「險」，這與其後永明體的代表作家如謝朓的「流轉」與「清麗」相比，呈現出明顯的差異。筆者以為如果進一步來說，這種累句的技術修辭，可能就是鍾嶸批評湯惠休的「淫豔」（雖然脈絡並不相同）——尤其「淫」這個字的本義，即是水勢漫漶的狀態。過度的雕琢與詞彙鑲嵌疊加，就成了一種氾濫。而這種過度就如同前述的「俗」之過度類似，構成了鮑照的「險俗」風格。

綜合前述，筆者認為「險」與「俗」若以險僻與俚俗來對應，其實很難解釋成具有同一性的語言風格與傾向。因此本文將鮑照的樂府詩與「俗」進行連結；寫景詩與「險」進行連結，我們會發現這兩種題材都呈現出某種「過度」的傾向。過度頻繁的樂府套語流於俗濫，而過度寫實的摹寫巧似流於險僻，於是險與俗就有了相互連結的可能。如果我們將《詩品》對鮑照的批評，與其他文論對鮑照和元嘉體詩歌的評價合而觀之，蕭子顯與劉勰值得我們注意，故於此一提，作為本節之收束。

蕭子顯認為齊梁之際文壇追求新變，「習翫為理，事久則瀆」、「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因此模仿鮑照的寫作者們，對於鮑照某些奇異與險僻的意象、詞彙與音律，心嚮往之，因而造成「雕藻淫豔，傾炫心魂」的結果。至於《文心雕龍》對當代之文士忽略漢代時期的文學傳統，而「師範宋集」去模仿元嘉體，同樣有所貶抑：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

⁸⁷ 梁·沈約：《宋書》，頁1477-1480。

⁸⁸ 李錫鎮：〈論鮑照詩的評價及風格判斷問題——「休鮑論」、「險俗」說衍議〉，頁18-19。

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通變〉）⁸⁹

劉勰所謂的「青生於藍，絳生於蒨」，變其本而加其厲的特徵，其實可視為蕭子顯所謂的「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⁹⁰的換句話說。我們由此可以大致推斷，鮑照的追隨者在齊梁之際達到高峰，同時影響到其後的宮體豔情一體。⁹¹因而蕭子顯、劉勰與鍾嶸都注意到鮑照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在《詩品》的批評脈絡中，鍾嶸於是使用「險俗」這樣獨特的批評術語來形容鮑照的模仿者。事實上，「險」與「俗」指涉仍有所不同，但「險」成了鮑照被模仿的原因，由於過度的模仿則又導致了「俗」。因此，「言險俗者，多以附照」即是鍾嶸認為鮑照詩風的一大缺點。某個程度來說，筆者以為若並非鮑照於齊梁時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他在《詩品》裡的評價或許可以更上層樓。

四、結語：「險」與「俗」的因果關係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歸納出以下四點以作為結語：

（一）鮑照樂府詩的「俗」

《詩品》對鮑照「險俗」的評價，在於對照前文的「傷清雅」，傷清則險，⁹²傷雅則俗，由於雅與俗相對，於是過去學者多將「俗」與鮑照的樂府詩連結。但原本就誕生於民間的樂府，何以鮑照之樂府特別得其俗呢？過去論者有幾個說法：一是認為鮑照樂府在用詞或造意上較其他當時的樂府更為俚俗；二是認為鮑照的樂府選擇了庶民或低賤階級作為代言的對象；三是認為鮑照樂府之俗在於其七言體流調，而此體與湯惠休皆來自委巷歌謠。上述幾個觀點本文亦皆認同，但筆者另有一觀察，將「俗」解釋成為「過度」，因此，無

⁸⁹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著：《文心雕龍注》，頁112。

⁹⁰ 梁·蕭子顯：〈文學傳論〉，《南齊書》，頁908。

⁹¹ 譬如馮班所說的：「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其所法矣」，清·吳喬：《圍爐詩話》，收入清·郭紹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522。

⁹² 關於「雅」與「俗」以至於「險」的問題，其實或許也與「奇」有關，不過本文為了聚焦於「險俗」，則不另開論題討論《文心雕龍》與《詩品》對「奇」論述的異同，此處筆者另參酌相關著作，譬如鄒國平：〈劉勰與鍾嶸文學觀「對立說」商榷〉，《文藝理論研究》1984年第3期（1984年3月），收入曹旭編：《中日韓詩品論文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214-215；（日）興膳宏：〈《文心雕龍》與《詩品》在文學觀上的對立〉，原載《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2期（1982年5月），頁76-83，收入曹旭編：《中日韓詩品論文選評》，頁201。

論是邊塞或閨怨素材，在鮑照樂府裡大量拼貼其意象，這些樂府詩用語並不俚俗反而有些雕飾，而這樣的雕飾影響到其後如吳均或王筠的樂府詩。另外鮑照熱衷於遊戲之題，如〈建除〉、〈數詩〉一類，這也讓他的樂府詩有一類近似口語童謠，這可能也是構成其樂府詩「俗」的關鍵。

（二）鮑照巧似寫景的「險」

即便「險」是文論對於鮑照詩歌的某種共識，但本文頗為重視《談藪》中沈約與吳均對「險」的討論。在吳均與沈約的對話中，「語太險」象徵的是一種極度細膩描寫真實世界，卻又可能超乎現實的技巧。於是「險」就與巧構形似有了連結。也確實，我們在譬如張協、鮑照的詩歌裡，看到這般對於想像世界極其細膩的描寫，而這樣的「險」同樣影響到齊梁之際的寫作者，「憲章鮑明遠」的沈約就運用了這樣的寫景技術。⁹³這樣的摹寫或許在當代看來，是具備有文學美感的想像，超現實與超展開的可能性，但對重滋味、重直尋的鍾嶸來說，這顯然不符合他的美學標準。也因此，本文認為鮑照的「險」同樣來自於一種「過度」，過度細膩過度追求寫實巧似的結果，呈現出一種不符合現實的「淫豔」。這樣的「淫豔」在其後的齊梁文壇，造成讀者「傾炫心魂」之效果，進而產生效仿與模擬。

（三）「險」與「俗」因果與影響

因此就筆者來說，即便過去論者對「險俗」有各種的解釋，認為「險是俗的表現」，或「眾人求新好異卻畫虎不成，最終淪為俗」等等，都是可能性之一，但關鍵在於「俗」與「險」在詮釋範圍上仍有落差，亦即「險」不必然造成「俗」的效果，而「俗」也不必與「險」的風格相關。在筆者的詮釋裡，這兩者必須歸結到蕭子顯所謂的「雕藻淫豔」與「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的譬喻。紅紫之色乃偏色，鄭衛之音非雅樂，而鮑照詩歌正是如此。「雕藻」造成其詩歌造語的險僻，「淫豔」造成其詩歌題材的過度，這兩者綜合來說，即是「險」與「俗」的組合。因此筆者認為若要詮釋「險俗」中最核心的特徵，應當仍在於「險」，而「俗」則是因為此題材過度模仿。在齊梁時，鮑照追隨者氾濫，超越了鍾嶸所容受的程度，⁹⁴因而將之視為「俗」。但過度的險僻詞句，造成了過度的淫

⁹³ 筆者認為沈約與鮑照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究，因鮑照以雕藻淫豔著稱，但沈約卻又曾提倡文章之「三易」，對怪異詞具有所抵抗。事見《顏氏家訓》：「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釋：《顏氏家訓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21。不過本文並非聚焦於此，故於此一提並不深論。

⁹⁴ 用錢鍾書〈論俗氣〉的說法，即是「能感動的人數超過（鍾嶸）隸屬著的階級的人數」，更白話說就是鍾嶸認為此追隨者以過多到了俗濫的地步，而這也正是鍾嶸批評「師鮑照不及『日中

豔雕飾，最後造成過度的模仿者，「雖逾本色，不能復化」，這即是「險俗」的缺失所在。

（四）《詩品》的標新立異

過去《詩品》研究者如逵欽立，在其為《詩品》品第標準辯護時，曾引述《四庫提要》中「梁代迄今，貌逾千祀，遺篇舊製，十九不存」之說，且有所補充：「（欽立案：）一書之成，發新立異，有所創……倘不悉其因創，即斷然加以詆斥，責之過苛，適所以推之過重也」⁹⁵，筆者對此頗為贊同。《詩品》也提到當時彭城劉繪有作類似詩論的打算：「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因此鍾嶸《詩品》也不過是一家之言，未必能作為詩壇準則，且由於隻言片語，難免有論述歧異，概念指涉不同的情況發生。因此我們未必得對《詩品》推之過重。當然，本文也並非認為《詩品》存有矛盾，或「險俗」之評價模糊不清，只是一來鍾嶸根據文體餘論諸多面向，如今餘論不存，詩歌殘佚，我們僅能以管窺豹進行推測；二來鍾嶸基於體源的角度，不僅考量鮑照本身之風格，更考量其後的承繼與影響，於是《詩品》有了「言險俗者，多以附照」的結論。

然而在本文論述中，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出梁代文論對於鮑照詩歌有某種共識：認為鮑照在齊梁文壇造成廣泛的影響，且認為其詩風猶如紅紫之色與鄭衛之音，令模仿者心蕩神馳，造就了「雕藻淫豔」、「青出於藍」（負面義）的效果，偏離所謂的正統與本色。然而事實上是否如本文或過去學者所論，「險」與「俗」分指不同體裁、主題或風格，或本質上就是一個具有矛盾與歧異的術語？又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探問——在古典文論的術語提出時，是否有必須符合今日之邏輯思維？這是我們可以重新省思的。總而言之，筆者進行了此次嘗試，將過去解釋不一的「險俗」標舉出來，並以鮑照的詩歌作為例證，進行假設與推測。而這樣的假說是否確實即《詩品》險俗的指涉，此處也僅提出一種解讀的可能性。

市朝滿』」的關鍵，未必是「日中市朝滿」句有何特殊之處，只是鍾嶸認為學鮑照詩者連此等詩句亦不及焉，故批評之。

⁹⁵ 清·逵欽立：〈鍾嶸《詩品》叢考〉，收入曹旭編：《中日韓詩品論文選評》，頁121。

徵引文獻

古籍

- 先秦·列子 LIE, ZI 著，楊伯峻 YANG, BO-JUN 集釋：《列子集釋》*Lie Zi Ji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9 年）。
- 劉宋·范曄 FAN, YE：《後漢書》*Hou Ha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65 年）。
- 梁·沈約 SHEN, YUE：《宋書》*Song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3 年）。
- 梁·劉勰 LIU, XIE 著，清·黃叔琳 HUANG, SHU-LIN 注：《文心雕龍注》*Wen Xin Diao Long Zhu*（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1984 年）。
- 梁·蕭子顯 XIAO, ZI-XIAN：《南齊書》*Nan Qi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2 年）。
- 梁·蕭統 XIAO, TONG 著，唐·李善 LI, SHAN 注：《文選》*Wen Xuan*（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2003 年）。
- 梁·鍾嶸 ZHONG, RONG 著，王叔岷 WANG, SHU-MIN 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Zhong Rong Shi Pin Jian Zheng Gao*（臺北 Taipei：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1999 年）。
- 北齊·顏之推 YAN, ZHI-TUI 著，王利器 WANG, LI-QI 集釋：《顏氏家訓集釋》*Yan Shi Jia Xun Ji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0 年）。
- 唐·李延壽 LI, YAN-SHOU：《南史》*Nan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5 年）。
- 宋·李昉 LI, FANG：《太平廣記》*Tai Ping Guang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61 年）。
- 清·王士禎 WANG, SHI-ZHEN：《古詩選》*Gu Shi J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0 年）。
- 清·方東樹 FANG, DONG-SHU：《昭昧詹言》*Zhao Mei Zhan Yan*（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4 年）。
- 清·古直 GU, ZHI：《鍾記室詩品箋》*Zhong Ji Shi Shi Pin Jian*（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Kwangwen Book Company，1990 年）。

- 清·郭紹虞 GUO, SHAO-YU:《清詩話續編》*Qing Shi Hua Xu Bi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3 年)。
- 清·遼欽立 LU, QIN-LI:《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Xian Qin Han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北京: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年)。
- 清·黃節 HUANG, JIE:《鮑參軍詩注》*Bao Can Jun Shi Z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年)。
- 清·嚴可均 YAN, KE-JUN:《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Quan Shang Gu San Dai Qin Han San Guo Liu Chao We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1 年)。

近人論著

- 丁福林 DING, FU-LIN、叢玲玲 CONG, LING-LING 校注:《鮑照集校注》*Bao Zhao Ji Jiao Z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年)。
- 王文進 WANG, WEN-JIN:《南朝邊塞詩新論》*Nan Chao Bian Sai Shi Xin Lun*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e Jin BKS, 2000 年)。
- 王文進 WANG, WEN-JIN:《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Nan Chao Shan Shui Yu Chang Cheng Xiang Xiang*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e Jin BKS, 2006 年)。
- 王潤農 WANG, RUN NONG:〈寓心事於遊戲:論南朝四首建除詩〉”Implication of Worries in Games: Study on Four Jian Chu Poems in Southern Dynasties”,《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第 17 期 (2018 年 3 月), 頁 15-44。
- 王運熙 WANG, YUN-XI:《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氣論》*Zhong Guo Gu Dai Wen Lun Zhong De Wen Qi Lun* (合肥 Hefei: 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8 年)。
- 王鍾陵 WANG, ZHONG-LING:《中國中古詩歌史》*Zhong Guo Zhong Gu Shi Ge Shi* (南京 Nanjing: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年)。
- 田曉菲 TIAN, XIAO-FEI:《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化與文學》*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新竹 Hsinchu: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N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9 年)。
- 李錫鎮 LI, XI-ZHEN:〈論鮑照詩的評價及風格判斷問題——「休鮑」論、「險俗」說衍議〉“Reexamining the Criticism of Bao Zhao's Poems: The Ideas behind Xian Su, Xiu Bao and the Critical Stances They Engender”,《臺大中文學報》*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總第 31 期 (2009 年 12 月), 頁 103-105, 107-146。

DOI: <http://dx.doi.org/10.6281/NTUCL.2009.31.03>

祁立峰 CHI, LI-FENG: 《遊戲與遊戲之外：南朝文學題材新論》 *You Xi Yu You Xi Zhi Wai: Nan Chao Wen Xue Ti Cai Xin Lun*（臺北：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2015 年）。

林家驪 LIN, JIA-LI、楊健 YANG, JIAN: 〈寒族士人之崛起與鮑照之「險俗」詩風〉“Han Zu Shi Ren Zhi Jue Qi Yu Bao Zhao Zhi ‘Xian Su’ Shi Feng”，《浙江社會科學》 *Zhejiang Social Science* 2010 年第 12 期（2010 年 12 月），頁 106-110。DOI: <http://dx.doi.org/10.14167/j.zjss.2010.12.008>

徐國榮 XU, GUO-RONG: 〈鮑照詩歌「險俗」釋證〉” Bao Zhao Shi Ge ‘Xian Su’ Shi Zheng”，《中國韻文學刊》 *Journal of Chinese Verse Studies* 1997 年第 2 期（1997 年 12 月），頁 60-64。DOI: <http://dx.doi.org/10.16275/j.cnki.ywxk.1997.02.010>

曹旭 CAO, XU 編:《中日韓詩品論文選評》 *Zhong Ri Han Shi Pin Lun Wen Xuan Pi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3 年）。

曹道衡 CAO, DAO-HENG: 《中古文學史論文集》 *Zhong Gu Wen Xue Shi Lun We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6 年）。

郭紹虞 GUO, SHAO-YU: 《中國文學批評史》 *Zhong Guo Wen Xue Pi Ping Shi*（臺北 Taipei：明倫出版社 Ming-Lun Press，1970 年）。

張少康 ZHANG, SHAO-KANG: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 *Zhong Guo Wen Xue Li Lun Pi Ping Shi Jiao Cheng*（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9 年）。

張靜二 ZHANG, JING-ER: 《文氣論詮》 *Wen Qi Lun Quan*（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公司 Wu-Nan Book Inc，1994 年）。

鄧國平 WU, GUO-PING: 〈劉勰與鍾嶸文學觀「對立說」商榷〉“Liu Xie Yu Zhong Rong Wen Xue Guan ‘Dui Li Shuo’ Shang Que”，《文藝理論研究》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984 年第 3 期（1984 年 3 月），頁 63-86。

葛曉音 GE, XIAO-YIN: 《八代詩史》 *Ba Dai Shi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 年）。

鄭毓瑜 CHENG, YU-YU: 《六朝文氣論探究》 *Liu Chao Wen Qi Lun Tan Ji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1984 年）。

鄭毓瑜 CHENG, YU-YU: 《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 *The Poet in Text and Landscape: Mutual Definition of Self and Landscape*（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2006 年）。

劉漢初 LIU, HAN-CHU: 〈梁朝邊塞詩小論〉“Liang Chao Bian Sai Shi Xiao Lun”，收入香港中文大

- 學中國語文學系 CUHK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Wei Jin Nan Bei Chao Wen Xue Lun Ji*（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1994 年）。
- 錢仲聯 QIAN, ZHONG-LIAN：《鮑參軍集注》*Bao Can Jun Ji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0 年）。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錢鍾書散文》*Qian Zhong Shu San Wen*（杭州 Hangzhou：浙江文藝出版社 Zhejiang Art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顏崑陽 YAN, KUN-YANG：《六朝文學觀念論叢》*Liu Chao Wen Xue Guan Nian Lun Cong*（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1993 年）。
- 蘇瑞隆 SU, RUI-LONG：《鮑照詩文研究》*Bao Zhao Shi Wen Yan 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6 年）。
- 日・興膳宏 KOUZEN, HIROSI：〈《文心雕龍》與《詩品》在文學觀上的對立〉“Wen Xin Diao Long Yu Shi Pin Zai Wen Xue Guan Shang De Dui Li”，《文藝理論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982 年第 2 期（1982 年 5 月），頁 76-83。

The Danger and Vulgar Style from Bao Zhao: Discussion about “Danger” and “Vulgar” of Bao Zhao’s Poetry Style

CHI, LI-FENG

(Received August 3, 2019 ; Accepted February 18, 2020)

Abstract

In Zhong Rong’s *Shi Pin*, he listed Bao Zhao as a “medium level” poet. Moreover, there is one famous and eye-catching comment at the end of Bao Zhao’s poem analysis, which implies poets who write vulgar and danger poetries are mostly influenced by him. Bao Zhao’s unique style brought a proliferation of discussion in Chi and Liang Dynasties. There is a paragraph in *Wen Xin Diao Long* saying “a talented person nowadays learns literature deliberately. They learn mostly articles from Han and Song Dynasties.” *Shi Pin* mentions, “some skittish people mock Tsao and Liu as old-fashioned, while seeing Bao Zhao as a legend, and Xie Tiao as the one of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In Xiao Zi Xian’s “History of Chi”, he also wrote “Begins with harshness, goes on with risk, are the effects Bao Zhao has caused.” Apparently, Bao Zhao greatly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world for decades. The influence was regarded as negative by commentators. This article can be separated into four steps. First, I’ll focus on how “vulgar” and “danger” were being discussed, including how they integrate. Second, I’ll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o Zhao Yuefu poetry and “vulgar”. Third, I’ll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o Zhao Landscape poetry and “danger”. Last, I’ll discuss the influences of Bao Zhao’s style towards Chi and Liang Dynasties. Hopefully, I can further clarify how Bao Zhao was compared equally with Xie Lingyun and Yan Zhitui in the Yuanjia period, inclusive of how his unique style was constructed back then.

Keywords: *Shi Pin*, Bao Zhao, Danger, Vulgar, *Wen Xin Diao Long*